

Jiang Feng works
collection

2

作品

蒋峰

一
二
一



二。
多两秒钟，火车前行八十三米，
人从二十米的高楼上飞走了。
真的人每一个新年来到都会增长一岁，
七岁那年便永远停止了增长。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Jiang Feng v
collection

蒋峰

作品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二 / 蒋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蒋峰作品典藏系列)

ISBN 978-7-5378-4276-1

I. ①一…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7055号

书 名 一二

著 者 蒋 峰

责任编辑 刘文飞

装帧设计 Hanyin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76-1

定 价 22.80元

序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很小一张门面，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里面几乎没有灯，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仿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翻几页扔在书垛上，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我以为挑不出什么，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他是我在写作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他一脸茫然，皱眉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有些是全价，大部分会打折，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这是个复杂的换算。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告诉我一斤二两，算我七块。我没明白，问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他让我再看秤，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六块一斤，十元两斤。”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我去过很多城市、很多书

店，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这书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而事实上，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猪肉十五元一斤，牛羊肉三十元一斤，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真的，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

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十八岁开始写作，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歌德那样高光，像卡夫卡那样阴暗，像拜伦那样多情，像福楼拜那样孤独，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他们都写过好书，都曾激励我前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放在秤上论斤卖。

对文学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视听艺术更快捷、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人均每年读书不到五本，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或是还有多久会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他要做这件事。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没说有那么苦，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

我于二〇〇四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正好十年，陆续出版几本长篇。或好或坏，但我一直在努力。有过一些吹捧之辞，说我如何坚持，如何有实力、有潜力，早晚成大器。这些恳请不要再讲，听来说起来

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说多了没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劝我做些富贵事，反问我，继续写作有意义吗？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说这话的是前辈，我担心是好意，所以没翻脸离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再说，就算写不过，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我没粉饰自己，总要有人做白骨。

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相信文学会死，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没有理由，我必须信，因为只有相信这些，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也许这些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在这里。

二〇一四年五月

初版序

这是一篇家庭和死亡的故事。家庭人人都有，死亡的确也人人无法避免，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有必要看这本书，至少在《一、二》出版前，还依然有很多幸福快乐的人在活着。

或许二〇〇三年我太过悲观，写成两部长篇里的人物有很多都不是善终。上半年我在《维以不永伤》中眼睁睁看着八个人相继离去。这本书一家五口人也死了三个，其中的一家之主雷奇，在逃过了《维以不永伤》的数次劫难之后，很不幸，最终还是死在了《一、二》里。上帝保佑你，雷奇先生，这真不是蒋峰的错。

写这个故事的念头产生于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在那一年接连见到三位中年男人的自杀。之后我便想借一部小说来探讨一个男人于社会于家庭于尊严的压力。最初的题目叫《我父亲的荣光》，因为起笔时加进了“我”姐姐、表姐，以及“我”母亲的故事，所以书名也随之变长了。我的意思是，生活无法因某个人的自杀而改善或停止，大多数情况下，自杀后的阴影会牵引生活向更坏的方向驶去。

由于本书不是很长，从十一月到十二月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我将其

写完。二十天里除了写完这本书，我还从开始至结束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恋爱。

这是我的第二部长篇。我本想在书的自序里向大江健三郎借一个题目，用《我们的时代》来讨论“八〇后”作者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否真的所剩无几，后来想想还是算了。首先，我们确实拿不出几部甚至是一部能与我们的文学父辈相比肩的文学作品；其次，似乎我还没有足够的才能扬起“八〇后”的这面旗帜。我只是想说，我所认识的“八〇后”作者都已经二十出头，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应该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在写什么，虽然我们还鼓不起足够的勇气搬出拜伦、雪莱、兰波、郁达夫、张爱玲等等大师成名时的年龄作为反击的论据。

因为八月末的一个许诺，本书献给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在书尾出现过，我写的时候就是幻想在讲给她一个人听，这种痕迹到十章后尤为明显。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献辞所提及的三样物件是只有两个人才能破解的爱情密码。我害怕自己原来只是自作多情。伞、裙子、手链还在，记忆早已消散。

我读书一般不喜欢看序言，因为担心那里会有一些对读者先入为主的暗示。所以自己写序，很多话就没说。我想在后记里我会多写几句。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二月一日

蒋 峰



CHAPTER I

直到周三晚上我才接到我表姐的电话。

周一夜里，琪琪说她最后再问我一次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还是漫不经心地回答待我买得起那颗华贵的钻戒就向她求婚。她一字一顿地说她已经等了四年了。然后她就笑着说没关系，一整夜她都在笑。这是个征兆。第二天她走了。

下了班后我坐在海珠广场的长椅上看着蹦跳抢食的鸽子。她的手机关机了。我看着升起的月亮坐到深夜。我在计划从今往后，我一个人单身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周三回来后我就开始睡觉，到夜里一阵雨声把我弄醒了。我跳下床冲杯奶坐在客厅看电视。关上窗时电话响起来了，我想她早晚要回来的。

是我表姐的电话，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一切凑合着过呗。她接着说长春下雪了，那么大的雪把树枝都压弯了，走着走着就听见咔嚓一声树枝折了。我说算算我三年没回家了，今年要是有时间的话，高低得回去看看雪。我表姐告诉我说：“那你就回来吧，明天就回来吧。”

“嗯？”我有点没听清。

“她走了，回来吧。”她突然泣不成声的样子，“老太太死了。”

2

从广州到长春的飞行时间是四个小时，起飞之前要关掉手机。我看到飞机在云彩之间穿来穿去。我不停地向空姐要求添咖啡。不知为什么，琪琪一走我总是抱着这样的念头，我要快点儿找一个比她还漂亮、还体面的女友同居。我想象着到时候她回来时看到家里面又有了一个女孩会有多后悔。

我与给我一再添咖啡的空姐搭话，我说：“作为空中小姐来讲，你美得出格了。”

她用职业笑容告诉我这趟航班并不是广州的，“它在长春。”

“正好我也是长春人。”

她说她男友在广州，她打算以后去那里生活。“我怕冷。”

“但四季总得要有它的特点才对呀。”

“这我知道。”她笑着又倒杯咖啡给我，“但广州更适合生活，尤其是我这样年轻人的生活。”

她在说我老了？

飞机降落之前我试着盘算到今年我母亲有多大岁数，记不大清了，应该在七十三岁到七十五岁之间。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善终的年纪。我的意思是办个葬礼在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必太悲伤。我父亲死得早，

不到五十岁就撞到了T60次的火车上，我姐姐十八岁就跳楼了。那两次丧事我们都哭得死去活来。这回她也死了，还在这么大的年纪。我是说，如果不联想到我父亲和姐姐的话，我们就别哭了。

空姐告诉我飞机要降落了。从窗口我俯瞰，吉林和内蒙古果真被白雪所覆盖。我稍稍有点反胃，这使我想起那个关于飞机呕吐袋的笑话。空姐提着壶笑着问我是不是还需要咖啡。

我摆摆手。我说：“过几天我还会回来，那时我要是还能遇见你，那你就得留个电话给我。”

“那就要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喽。”她这次笑得挺真实的。

确实，我想，我们还要活着的人就别再哭了。

我让我表姐到机场前拿几件衣服给我。我查过了，两地气温相差近三十度。一下飞机我就打开手机，琪琪依然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四处张望找我表姐。人群中有个女人叫着我的名字向我走来。我感觉她老了，至少她的装扮越来越老了。我套了几件衣服，挽着她的手臂走出机场。我说咱别打车了，我还想坐一次长春的电车呢。她看着我觉得很尴尬。我说：“我这备零钱了。”

电车还像几年前那么慢。坐在对面的几个人吐着哈气。从车窗可以看到学校的老师带学生在路口扫雪。我说：“长春变化不大。”

“是吗？”她听后下意识地。她以为我会问问妈妈怎么死的什么的。

路上行人的头发白花花，一个个匆匆赶路。我侧身看着我表姐笑了，她眼镜上起了一层白霜，头发也白了。我再仔细看看，那些都是白发。

我问她：“都有谁会来参加明天的丧事。”

她摇摇头：“只有教会那些兄弟姐妹了。你知道咱家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她说，“你知道。”

“嗯。”我点点头，“家，还在那里？”

“还是在那儿。”她说。

电车到站了，我们下了车。“你妈没有用你寄的那笔钱买房，她说这离教堂近，去着方便。其实她等着这些平房拆迁再分房呢。”

“我知道，二十多年前她就这么想了。”

我离家上学那一年，我母亲信奉了基督。我表姐在那时候的书信里提及了这件事。她说她讨厌一个老太婆整天抱着一本《圣经》兴冲冲地大声读经文的情形。她不相信我母亲会成为忠实的信徒。“有信仰的人从来不会干涉别人的幸福。”她在信里写道，“假如我这辈子都不再嫁人，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三十岁一过我表姐几乎每个月都要说这句话，只是她从不向别人解释为什么。

我二十一岁过年那次回家却惊奇地发现我表姐和母亲一样都佩戴了十字架项链。原因是我表姐不愿意在我母亲每周两次去教堂的时候留在家做饭。按照她的说法是她可不想变成“老太太使唤丫鬟”。这样每天我母亲出门时她可以一起去教堂做祷告。

塔尖建筑的教堂离家不远，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就可以听到唱诗班的歌声在屋子周围萦绕。我表姐说：“明天早上出殡，没请什么人参加，到时候教会去一些人为她祷告。”

“就这么简单，”她说，“因为老太太信教，所以我们连孝都不用戴。”

“我们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了？”

“没有了，这几十年就我们两个人住在这里。”

“找过高叔没有？”

“谁？”她想了想，“老太太好像总提起他似的，不过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别找了，恐怕他也早死了。”

我在想前两次丧事的场面。我父亲去世时来的人很多，整个警局和社区的居民都来了。市长还在他碑上题了词。我父亲生前是做警察的。我长大之后就想，干什么工作如果能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一辈子也算不白活了。我姐姐在护士学校还差一年就毕业的时候也自杀了。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晚报的记者如实拍下了全过程。他们拍照片做什么用呢？他们写了篇《校园暴力？校园悲剧！》。

我母亲两次都在场，我母亲两次都没有流过一滴泪。三十多年来，我就见过她哭过一次。

“你见过妈妈哭吗？”我问刚进来的表姐。

“见过。”她点上一根根蜡烛，“我们吵架她总哭。”

“不算，那是假哭。”我起身帮她把蜡烛摆放在遗像旁，“我是问，那种悲伤的哭。”

“没有了。”她关上屋子里的灯，坐到我旁边，“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你别生气，虽然她是你妈，可我也得说。我发过毒誓，老太太死后我绝对

不给她一滴眼泪。”她发现右边蜡烛有些倾斜，把它正了正。“我恨她！”

我没说话，点起一支烟。看着这遗像我回忆，这应该是她多大年纪照的。外面又下雪了。我转身看看，窗户被霜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邻居们都知道咱家死人了吧？”

“知道。不过都装作不知道，”她坐下来破例向我要了一支烟，“怕给随礼钱。我没挂奠也没烧纸，你妈是信教的。”

“你不是也信吗？”我看着她笑了。

“嗯。我不是个好信徒。按理说信主就不该恨一个人恨这么长时间。”她被第一口烟呛得咳了几声，继续说道，“老太太是。临死前还找牧师忏悔了呢。”

“她忏悔什么了？”

“旁人是不能听的。”她直勾勾盯了我一会儿，“更不能问！”

“我知道，我没想问。”

很快我们就陷入无语的僵持之中。我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又点起了一支。我看到她一指长的烟灰落到了地上。这支烟自从吸完第一口后就没有再碰过。我听见风夹杂着雪花敲打西边的窗户。有一扇窗户支撑不住忽然被吹开。她走过去，重新关上窗户。

“要看看老太太吗？”她问。

“在哪儿？”

“街口的那个小医院里，她是死在那里的。”

“不了，我不想看。”

她怀疑地望望我。

“人一死就脱相，不像活的人还有气色。看了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我父亲死的时候他们没让我看，他们找我母亲辨认尸体。我母亲坚持着没有吐出来。“头都被碾碎了，”她后来说，“两只手都成了肉泥。”两年后我姐姐在护士学校最高那幢楼跳了下来。她的脸先着的地。为此我母亲拒绝再去辨认尸体。

她老了时还是有些后悔了。偶尔我还在家的时候她就问我卧轨和跳楼哪个更惨一些。我说人既然死了就没有惨不惨的区分了。

“不是的，”她摇摇头，“当初要是去看看你姐姐就好了。”

“不看就不看吧。”我表姐说，“反正明天你还要把老太太的头抬进棺的。”她说着向屋外走去，“还有，今晚你得守灵。”

我和表姐把床搬到客厅里，又加了几层被子。天色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悄悄黑了下来。我问表姐，那年我姐姐的死你知道吗？

她摇摇头。那年她还没有来。她父母是第二年秋天被人撕票的。那年下第一场雪后她来到我们家。她在这里住了二十九年。

一个胖胖的男人在风雪中敲我们的窗户，我表姐推开门让他进来。他说他不进屋，说一句话就走。“明天八点半去教堂，”他在雪风中喊道，“可别晚咯。”

“谁呀？”表姐入座后我问她。

“教堂的牧师，”她匆匆吃了几口撂下碗筷，“老太太临死前找的就是他。”

我父亲死时他队里的四个警察在楼道里轮流守夜。后半夜他们干脆围成一圈打起了扑克。我母亲下楼给他们送吃的东西。可能因为惭愧他们收起了扑克。他们都很敬重队长。

我姐姐跳楼后护士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小礼堂一人点一支蜡烛为她守夜。长夜漫漫。同学们决定每人唱一支歌来驱逐睡意。回魂夜变成了难得一聚的联欢夜。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姐姐的死感到震惊。

看着我母亲的笑容我在想，对于死人，这世界到底是否存在真正的悲恸和哀伤。如果有的话，葬礼守灵什么的就是我们向死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吗？我记得在哪部片子里看过，那里的神父说所谓丧事，无非是给活着的人一个得以慰藉的途径。我听见外面的风渐渐住了，被卷起的雪花一片片又不情愿地落回地面。我想不久我就可以沉沉入梦了。

我母亲死后只有一个人人为她守夜。这个人在思考着他在做这件事的意义时睡着了。

3

第二天天气不错，新雪把阳光映得更亮了。葬礼确实办得很简易。我看了看母亲，和我猜测的一样，并没有变老。她是那样一类人，年轻时老得很快，年纪大了每一年的经历反而不使她更苍老。牧师为她作了一刻钟的祷词。我听不大懂他话语的含义，也没有兴趣去想。然后是唱